



推薦序

- 010 蘇州美女 VS. 心機美人 汪詠黛
014 學她，做個快樂的老人 邱秀堂

快樂流轉的身影

- 020 一生走來
035 翠柏歲月
041 天倫樂
049 同根生
060 一生摯友
078 加油！

幸福安養的話語

- 082 不用健保卡的老人
085 要懂得為自己花錢
087 守著承諾守著他
089 好兒子不如好媳婦？
091 黃昏之戀 恍若一夢
093 快速消失的記憶
095 啊！又忘了
097 彩色的老年
100 我心中的俠女
102 看到人間的大愛
105 思念綿綿無絕期
108 老人的眼淚
111 不設防的悲劇



200 196 192 189 185 182 179 176 174 171 168 165 162 159 153
散步隊，我獨挑大樑了！
失去戰場的老兵
解不開血緣的心
一個老人死亡的啟示
此時此刻最實在
一樣的母親，不一樣的兒女
誰是誰的恩人？
高齡老人間，也鬧性騷擾
她、她的情人、和她的兒子們
幸虧心田裡還有愛
清明思故友 人不在情長留
失物搜尋隊 老人家好幫手
孝順，因為我也會老
八十老媽「飆車」懺情記
金髮洋婆婆，愛在台灣！

150 147 144 141 139 137 135 130 128 124 122 120 118 116 114
因禍得福？
做個快樂的老人
親生的不如領養的好？
不想拖累兒子？
幸福的老夫少妻
深情的分手
改過自新的老人
她是我的監護人
就愛跟兒子撒嬌
老人的時光
丟掉高跟鞋
平淡又難忘的生日
三十朵對我微笑的玫瑰花
醫生兒子不敢幫我拆線
身擁五千萬 老來有保障

推薦序

蘇州美女 VS. 心機美人

汪詠黛（台北市婦女閱讀寫作協會理事長）

「明天我約了鍾阿姨從山上的養老院下來小聚，妳有空嗎？」

接到好友邱秀堂這通來電，沒有空也得有空！

與日本記者熱戀 放棄訂婚的表哥

因為鍾文鳳阿姨已經八、九十歲了，她在大陸時代洪流中翻滾過，人生舞台從上海、大阪轉到台北，一身都是傳奇故事，在我們這些後生晚輩的眼裡，她就像作家沈從文所說的，是一本雋永又充滿智慧的大書，當然要好好珍惜每一次和她見面的機會。

民國十二年出生於蘇州的鍾阿姨，十八、九歲進入上海復旦大學法律系就讀。在那全民抗

日的時代，綺年玉貌的她卻和《色戒》女主角選擇完全不一樣的路：被一名風度翩翩的日本記者著魔般的苦苦追求，陷入熱戀，為了愛情，她不但置家庭的勸阻和輿論的非議於不顧，最後還放棄原已訂婚的深情表哥，成了日本人的妻子。

中日戰爭結束，鍾阿姨搭上遣返同胞的最後一艘輪船到日本，和夫婿落腳在被美軍炸成廢墟的大阪，住進一間破爛屋，靠著種菜、養雞刻苦度日。

共患難的異國夫妻胼手胝足養育了一兒一女，經過十餘年努力，家庭經濟進入富裕佳境。未料，丈夫卻因與昔日的日本女友舊情復燃，逼使鍾阿姨放棄辛苦建立的家園，以及還需要母親照拂的骨肉。

孑然一身的離婚女人，到陌生的台灣重新展開人生，豈止是一句心酸血淚可帶過？

但鍾阿姨走過來了，從跑單幫，到餐廳當洗碗工，她什麼苦都肯吃；後來她在台北市重慶南路上開了一間頗有名氣的「棕櫚西餐廳」，和四、五十名員工一起打拚，才得以在台灣安身立命。

退休後，住進翠柏安養中心單人房的鍾阿姨並沒閒著，她開始默默動筆，將生命故事一個字一個字寫成小說，經由好友「台灣古蹟仙」林衡道教授為書中人物與情節增加豐富的時代背

景，作家「呼嘯」先生、文化人邱秀堂小姐幫忙潤飾，加上企業界余華英女士的助印，七十五歲時鍾阿姨出版了第一本大作——三十萬字的小說《生生流轉》。

學會用一指神功 寫下養老院點滴

讀者送到山上的信件、花束，以及大陸影視公司購買改拍連續劇版權的舉動，深深鼓舞了鍾阿姨，四年後，她出版了第二本書《在夕陽中築夢》。

將近八十歲時，鍾阿姨的侄兒鍾明成從蘇州來台探親，為姑媽買了一台電腦，鍾阿姨就在志工老師田台明的耐心教導下，學會用「一指神功」敲出她在養老院看到、聽到的點滴故事，一篇篇動人的文章陸續在報章上發表。

走過近九旬歲月，鍾阿姨又回到「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的心境，人生的恩怨是非都已雲淡風清。她慶幸已在美國成家立業的兒女，有空時會來台北探望安住養老院的老母，不但完全體諒她當年失婚後孤單一人來台奮鬥的艱辛，更以有這樣的母親為榮。

而最讓鍾阿姨感恩的是，周遭有許多「小」朋友在關心、幫助她。她說：「我好幸運，都

是別人的小孩在照顧我。」

像是當年和她在「棕櫚西餐廳」並肩奮鬥的領班莊鈴美，現在苗栗擔任桿弟工作，如果鍾阿姨需要看病，鈴美會毫不遲疑地從苗栗請假來陪她；她想要添購所需，《聯合報》退休記者程榕寧會主動上山幫忙；至於噓寒問暖、一切「監護人」該做的事，忘年交邱秀堂更是沒一樣少做。

一般養老院都規定入住時要有監護人或保證人、緊急聯絡人，以備萬一生活經濟出問題、發生病危等事情，能全程參與處理；秀堂和鍾阿姨一點血緣關係都沒有，卻二話不說，一肩扛起監護人重任，如此重情重義，每每讓鍾阿姨一提起就眼眶泛紅，感激不已。

和她結緣十餘年的我，也算有小小功能喔！我專門負責陪鍾阿姨吃飯聊天、鼓勵動腦寫作，為她始終努力保持健康而拍拍手。

對了，我還會賴皮——答應請她喝咖啡，卻永遠欠著不還。因為，我們這些「小」朋友就可以一直有理由約她出來走走了。嘿，我這樣對待熟齡「蘇州美女」，夠格稱為「心機美人」吧？

推薦序

學她，做個快樂老人！

邱秀堂（老夫子哈媒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總編輯）

這本書《一起幸福到老》是結集鍾文鳳女士在中國時報與人間福報的專欄，也是鍾阿姨的第三本書，繼她住在安養中心寫的第一本《生生流轉》小說與《在夕陽中築夢》散文一書後，以生命無比韌性與耐力，書寫成的精彩力作。

鍾文鳳女士，蘇州人，祖籍安徽巢湖，生於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年），但鍾阿姨私下告訴我，她的身分證上的年齡少報兩歲，所以今年（二〇一三年）應該是九十二歲了。一九四三年她從上海復旦大學法律系肄業，因異國婚姻失敗，她的人生舞台由上海至日本，再由日本單槍匹馬來到台灣。民國八十二年（一九九三年）住在汐止翠柏新村安養中心至今。

我和鍾阿姨沒有血緣關係，但擔任她住在汐止翠柏新村安養中心的監護人。其實，鍾阿姨有一兒一女都非常出眾，為什麼我會成為她住老人安養中心的監護人？鍾阿姨在本書〈她是我的監護人〉一文中有描述，其中一段這樣寫的：「林衡道教授有句經典名言：『老人一無所

用，好似一堆垃圾。』那麼，邱秀堂就是撿垃圾的人。」鍾阿姨幽默的把我比成「撿垃圾的人」，我在此要抗議：老人非垃圾，家有一老如有一寶呢！何況跟鍾阿姨相識，得到她的信任，我們彼此成為對方心事的傾聽者，有鍾阿姨這位忘年之交，在人生的道路上指引我前行，我得到的是一塊寶玉，更是腳前的明燈。

鍾文鳳女士於一九九六年住進翠柏新村安養中心並未閒著，她在七十五歲時，將過往一生寫成一本三十萬字的小說《生生流轉》。二〇〇二年鍾阿姨的侄兒鍾明成先生從大陸來台公幹，特別利用自由活動時間，由老夫子工作室的同仁王慈聰陪同下，至八德路買了一部電腦送給鍾阿姨。鍾阿姨有了電腦後，第一件事，就是將她所寫的《生生流轉》改寫，可是她不會注音符號，於是買了數位筆，由她的電腦老師田台明先生教導，將原先三十餘萬字的小說，濃縮為二十萬字；此書於二〇一〇年授權蘇州工業園區易亞影視傳媒有限公司，計畫在中國拍攝連續劇。二〇〇〇年，鍾阿姨發表《在夕陽中築夢》（正中書局出版）一書。這三本書都是鍾阿姨以一支數位筆，一筆一畫的將她一生及養老院周遭生活的點點滴滴，真實又感性地寫下來。

自從鍾阿姨《生生流轉》小說出版後，她苦難的一生終於得到命運之神的眷顧。此小說雖未在書市流通，卻擁有許多讀者，多年來仍有不少讀者關心作者鍾文鳳女士的近況，不斷

地向我打聽鍾阿姨目前生活的情形。其中，我的朋友華海燕，她與夫婿徐藹可（Dr.Eckhard Strofer）在德國主持東西文物修復中心（<http://www.hua-strofer.de/>），有一年，她返台探親，我送了一本《生生流轉》給她，她看完後又傳給在德國的友人，所以一傳十，十傳百，德國華人看過此本小說的人很多。讀者最常問，書中女主角賽月，莫非就是作者鍾文鳳本人？而海燕姐每次回台探親，不管我們見面或是電話中敘舊，她總是會問：鍾阿姨在養老院還好嗎？

還有熱情的讀者，直接到養老院看她，或送花、送水果、甚至送金項鍊。最令人感動的是讀者許秀琴、王祖平等，成了鍾阿姨生活中最得力的幫手，如十幾年前鍾文鳳阿姨生病住院，讀者許秀琴大老遠從基隆趕到汐止五指山，無條件的日夜照顧鍾阿姨的起居作息；又有一回過年，我正好出國度假，王祖平與許秀琴接到求助電話，及時趕到山上，將鍾阿姨送到醫院掛急診。

鍾阿姨事後得意的告訴我：「當時，主治醫生還誤以為他們是我的兒女呢！」她接著又說：「在救護車上，我腦海裡想的不是自己小孩，而是比兒子還要親的這些生死相交的朋友們。」她說的別人小孩、朋友們，除了上述幾位，還有她於六、七〇年代，在重慶南路正中書局樓上開設「棕櫚西餐廳」時的部屬，有謝秀娥與莊鈴美等，以及我的摯友們如程榕寧、汪詠黛、葉毓蘭、許靜方、盧美杏、楊豔萍、宋穎鶯、陳建任、林宏修與詩人張香華及老夫子王

澤，都是鍾阿姨珍惜的小友。

最不可思議的是，為鍾文鳳《生生流轉》印刷出版此書的余華英女士，不但分文未取，這些年來因股市不振，她擔心靠股票投資周轉生活的鍾阿姨憂心，不時在金錢上資助鍾阿姨，並每日撥電話至安養中心跟鍾阿姨請安，就怕年老的鍾阿姨有什麼閃失。這兩年鍾阿姨進出醫院，余華英女士每日親自在家煮營養食品送至醫院，替我分擔了「監護人」的許多工作，包括今年二月鍾阿姨因小中風在浴室摔了一跤送醫院急診、通知鍾阿姨在蘇州的兒子周英世與在美國的女兒周真理儘快回台灣探視母親。

鍾文鳳阿姨的兒子周英世是知名的急診醫療科醫生，在美國紐約與蘇州都有自己的診所；女兒周真理亦是名作家，現為美知名的出版社執筆出書。鍾阿姨在此書中〈醫生兒子不敢幫我拆線〉、〈老媽「飆車」懺情記〉兩篇，寫的就是他與兒子英世的互動，筆觸詼諧又溫馨。因鍾阿姨的一對兒女從小在日本、美國求學，對台灣很陌生，鍾阿姨總在她兒子或女兒返台探親之際，安排兒女與她的晚輩朋友或讀者餐敘。兒女們也漸漸了解，母親失婚後，孤家寡人從日本到台灣求生奮鬥的過程，也非常珍惜與母親還有母親的朋友相處。

鍾文鳳阿姨的《生生流轉》，不但得到許多讀者的肯定，有一段時間她紅火得很，上電

視、上廣播，到讀書會與讀者談寫作經驗與養老院的生活。因此，寫作成了她養老的活力與動力，她將養老院觀察的種種人生百態，用談笑輕鬆的筆調寫出一篇篇真實感人的故事，最初這些短文不時在中央日報與青年日報刊出，不久，正中書局將她發表的短文輯成一冊，於是她的第二本書《在夕陽中築夢》在二〇〇〇年面市。接著二〇〇五年在《中國時報》家庭版寫「養老院隨筆」專欄，二〇一〇年在《人間福報》寫「銀髮俱樂部」專欄，當時可謂是台灣年紀最長的專欄作家。

鍾文鳳阿姨的第二本書《在夕陽中築夢》出版後，轟動一時。中央研究院陳奇祿院士、陳張若伉儷曾把此書當為枕邊書，他們讀後告訴我，每篇都發人深省。的確，《在夕陽中築夢》一書，社會學者讚譽為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老人文學創作，不但激發我們對人生的重新思考，也教我們積極開拓心靈。而本書是延續《在夕陽中築夢》的安養中心老人家日常生活的遭遇，每則都是真人真事，也是大時代裡小人物可歌可泣的故事。

諾貝爾文學獎作家大江健山郎曾說，寫小說是一種救贖。救贖二字，來自拉丁語的健康、安全、幸福；鍾文鳳阿姨陸續出的三本書，無疑是希望我們身邊的每個人都能夠活得健康，過著安全又幸福的日子，彼此給對方愛的鼓勵。鍾阿姨，謝謝您給我們這麼多的啟示！

快樂流轉的身影





▲ 年輕的鍾文鳳。



▲▲ 年輕的鍾文鳳。



◀ 左為《中國時報》創辦人余紀忠先生的夫人余蔡玉輝，中為鍾文鳳。





▲ 鍾文鳳在翠柏安養中心，及她的房間。



▲ 喜穿旗袍的鍾文鳳，身材保持得非常好。

▲ 鍾文鳳在翠柏安養中心的房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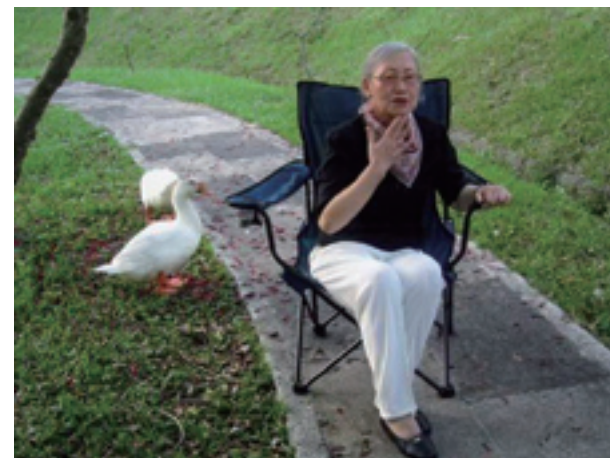
▲ 鍾文鳳看著自己的照相本。



◀ 鍾文鳳身上的這身打扮，來自女兒周真理的巧手。



▲ 坐在電腦桌前的鍾文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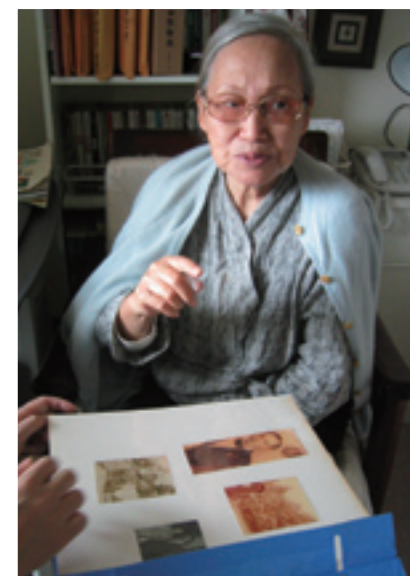
▲ 鍾文鳳接受電視採訪時的神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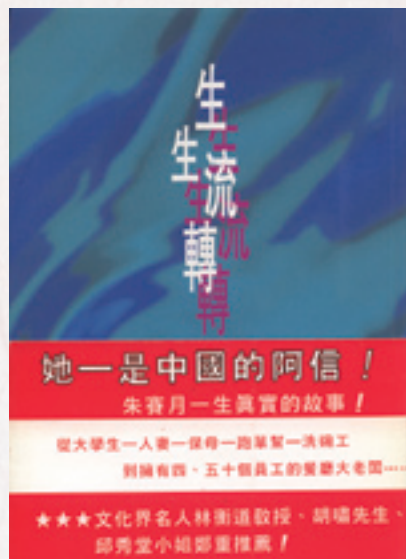
▲ 上日文雜誌的鍾文鳳。



▲ 鍾文鳳很專注地看她刊在《人間福報》
的專欄。



▲ 鍾文鳳敘說她的照片故事。



▲ 鍾文鳳的作品《生生流轉》與《在夕陽中築夢》書影。



▲ 鍾文鳳接受汪詠黛專訪，成為《中國時報》「居家周報」的封面人物。



▲ 鍾文鳳與《在夕陽中築夢》宣傳海報合影。

老人學書系 正中書局首創

陸海軍學術著作外 七十七歲鍾文鳳首創老人學書系

【本報記者 鍾文鳳專訪】

「老人學」是近年來社會上最受矚目的學科之一。老人學不僅是研究老人生活、老人心理、老人行為、老人社會地位、老人與社會關係的一門學問，也是研究老人與社會關係的一門學問。老人學不僅是研究老人生活、老人心理、老人行為、老人社會地位、老人與社會關係的一門學問，也是研究老人與社會關係的一門學問。

鍾文鳳老人學書系，是老人學研究的重要著作。老人學不僅是研究老人生活、老人心理、老人行為、老人社會地位、老人與社會關係的一門學問，也是研究老人與社會關係的一門學問。

老人學不僅是研究老人生活、老人心理、老人行為、老人社會地位、老人與社會關係的一門學問，也是研究老人與社會關係的一門學問。

▲▶ 鍾文鳳受訪的剪報。

鍾文鳳

在養老院搖筆桿

不問自己體力大不如前，木讷封喉的老人，福利大業，養老院的「三等公民」，誰的勇氣敢將自己——

4 月 11 日，鍾文鳳在養老院中，坐在椅子上，手裡拿著筆，正在寫作。她穿著一件深色的外套，頭髮花白，但眼神依然堅定。背景是一片綠意盎然的庭院，陽光透過樹葉灑在地上。

鍾文鳳老人學書系，是老人學研究的重要著作。老人學不僅是研究老人生活、老人心理、老人行為、老人社會地位、老人與社會關係的一門學問，也是研究老人與社會關係的一門學問。



幸福安養的話語



▲ 注意儀容的鍾文鳳，住院時仍日日打扮得很乾淨。

不用健保卡的老人

我住的翠柏新村安養中心來了一位高學歷的老人，得知她是中學的退休國文老師，出生於蘇州、曾在上海讀書，與我成長的背景一樣，讓我興奮不已。但忍不住在第一次見面時，提出心中的疑問：「我身上穿了五件毛衣還是覺得冷，為什麼你只穿一件襯衫，加上一件毛線背心而已，是不是穿了羊毛內衣？」

她掀開外衣下襠，給我看：「我從來不穿內衣，是個人體質不同吧！」

一天在公車站看見她，我趨前又問：「聽說你早晚步行山路，來回兩個多小時啊？」

「對呀！而且風雨無阻。」

她外貌漂亮，膚色年輕，活動力又如此強盛，年齡到底多少？

「九十三歲。」我驚訝得合不攏嘴。

後來，在多次聊天中，知道她的故事：「我出生時，父母給我的禮物就是貧窮，但貧窮給了我努力的能量，勉強上學，沒讀幾年書，遇上中日戰爭的大逃亡，三餐不濟。直到結婚，有丈夫的疼愛，但美滿的家庭生活太短了，丈夫突然意外喪命，幸好有兩個優秀的兒子，與我相依為命。大兒子是機師，讓我有機會沾他的光遊遍世界各國，目前他已經榮退了；小兒子經營貿易，往來世界各國，常送我各地名產、名牌，兩房媳婦為照顧孫兒上學，長居國外，雖然都爭著要我遷移國外生活，但我不想成為他們的負擔，堅持住進安養中心，已經四年了，我覺得這個選擇沒錯。」

「你有什麼病痛沒有？一般老人的高血壓、糖尿病、腸胃病、風濕病、眼疾……」

她搖頭說：「我從來沒用過健保卡。」

幾天前，聽說她摔了一跤，我趕忙去探望，看見她右眼有一大塊瘀青，眼皮浮腫，我焦急地問道：「你去看醫生了嗎？」心中暗想：你

的健保卡終於要「開卡」了吧？

哪知她不急不徐地說：「不用大驚小怪，這點小傷，只要用毛巾，一次冷敷十五分鐘，多冷敷幾次，最多兩天，保證沒事。」兩、三天後，她真的完全恢復了。她的健保卡仍然是塵封箱底。

我認識這位老鄉以來，她不斷地讓我驚訝，我實在好奇：「你有什麼祕訣？年輕不老，身體無病無痛。」

「活動，要活就要動。」她再加一句：「快樂，天天快樂。」

要懂得爲自己花錢

懂得花錢享受的人，才是真正的富有，不懂得享受的有錢人，不過是有錢的窮人罷了。

我住的安養中心有位老先生，自備有洗衣機、脫水機，但他不用；為了省電費，他的房間除了點亮公家供給浴室的一盞小燈泡外，其他電燈都捨不得開。

最近，我下山到湖光市場附近買水果，正巧遇見他也來買水果。不過，他一看價錢，拔腿就走，並且拉我到一邊，好心告訴我：「你別上當了，這家店鋪的水果太貴了。我要到對面馬路的巷內去買。」我說：「去那邊有一段路，要穿過馬路巷道，要注意安全喔！而且這時候去，很擠很亂。」但是他一連幾聲：「那裡店鋪賣的水果，便宜

很多。」揮揮手，就往對面馬路走去。

第二天，他住院了。原來他穿越馬路時，被機車撞倒，傷勢不輕，送至醫院。我帶了一些水果，到醫院探望他。他看見我，開口就問：「你水果在哪裡買的？」我謊稱：「就是對面馬路的巷內，那家便宜的店鋪呀。」他高興地笑笑，十分滿意。可惜他的病情變化，時好時壞，拖了半年就過世了。

「人到天堂，錢在銀行」，他的存摺內有八百多萬元巨款，每月還領有兩萬五千元的終身俸，可以說得上很富有，可惜他不懂得善待自己，最後遺產由大陸未見一面的遠房外孫繼承了。

他的死是一件意外的交通事故，然而追究「遠因」，是因為他太節省，為了區區幾個小錢，走上那條「死亡馬路」而斷送了寶貴的生命。

他的故事，希望能給過分節儉的長輩作為參考。

守著承諾守著他

和我一樣住在安養中心的老人，理由很多，不外乎：孤寡一人，無處依靠；退伍榮民，無家可歸；雖有子女，但不願奉養，或是婆媳不和；也有的不願隨子女移居海外；有的則是身體多病不能自理生活，住入安養中心，可以得到專業護理人員的悉心照顧；更有不肖子女欠下債務，債主天天上門索債，父母不堪其擾，住進安養中心避難。還有，做了一輩子的煮飯婆，晚年想逍遙自在地過日子，享享清福，於是找個環境清靜的地方安養天年。

但是，最近我卻遇上一個特殊案例。

那天早上，我和往常一樣，在附近山路散步，到了半山腰，不經意發現，在一處高峰懸崖處，站著一位老婦人，面向前方，久久佇立不動。

我好奇的上前和她打招呼，問道，怎麼一個人來此？

她笑笑並輕柔的回答：「我是為了一個承諾。」

她說：「我是為了完成對老伴的承諾，他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我和老伴奉父母之命結婚，也可以說是，從結婚開始才產生感情，他是一位忠於國家的軍人，我以他為榮。我們沒有子女，牽手一同走過了五十載的歲月。我們有一個同生共死的誓約：不能同月同日生，但願同年同月死，所以老伴病危臨終前，我服下大量安眠藥，想共赴黃泉，豈料老伴走了，我卻被救活，不能以死相許，重生後每一天的生命，我都是為老伴而活。」

「有天，我到老伴安葬的國家軍人公墓去祭弔他，之後順便到翠柏新村安養中心探老友，她帶我各處走動，發覺四周層層山峰，登高一望，五指山就在眼前，可以看見國家軍人公墓，老伴的墳墓，隱約可見；站在這裡，我彷彿和老伴很貼近，看得見他的笑容、聽得到他的呼吸。是上天的安排吧？這一瞬間，我決定要住進安養中心，在這裡靠近他，天天與他聊天談話……」

好兒子不如好媳婦？

初來安養中心的她，看來一臉疲憊，又瘦又黑，沒想到，兩三個月後再見面時，不但胖了許多，精神奕奕的表情全寫在臉上。

她開心的告訴我：「我簡直是像住進了天堂！真感激有這麼一個好地方，提供我們老人安養的處所。」

我住在翠柏十五年了，三餐熱呼呼的飯菜準時上桌；病痛時，一按急救鈴，醫生護士就來了；颱風來襲，外邊斷水、斷電也都不用擔心，自有安養中心會替我們解決，住久了，這一切都覺得理所當然，但要說安養中心是「天堂」，有些誇大其詞吧？

她語重心長地跟我說：「這些都得「感謝」我的媳婦……」

兒子娶媳婦進門半年後，一天兒子對她說：「老媽，妳年紀大了，

家就交給媳婦管吧！」媳婦接管家務後也掌握了經濟大權，婆媳關係開始有了微妙變化。

她的媳婦，人前人後完全不一樣，兒子下班回家，媳婦立刻端上兩杯熱茶，一杯是丈夫的，一杯當然是給老媽享受。媳婦在兒子面前「孝順」得無可挑剔，但她這個平日要忙著洗衣煮飯，買菜打掃，替孫子洗澡餵奶的老媽子在一邊，如啞巴吃黃蓮，有苦難言。

為了維護一家子的融洽和幸福，她忍氣吞聲，選擇了沉默，把「真相」埋藏心底，由媳婦去唱戲吧！

有一天，她在菜市場碰見鄰居程家的媳婦：「奶奶，我實在看不慣你的媳婦，把你當老媽子使喚，天長日久，你就算是鐵打的身體，也會受不了的，何況你年歲已高，如果不想辦法脫身，會連老命也沒有了，我看你不如去找間不錯的安養中心住吧！」

於是她就到了安養中心做我的鄰居，結束「老媽子」的苦日子，過著她所謂的天堂生活，找回老人該有的尊嚴。

黃昏之戀 恍若一夢

我去醫院探望老友，她見到我，幾乎是以乞求的口吻說：「倘若要料理我的後事，購買骨灰罈，就拜託妳了！」

我一口答應，離開病房後，一路想著她的人生故事，忍不住淚流滿面……

她住在翠柏安養中心時，總是穿著黑色長褲，黑色粉紅格子的襯衫，脖子上繫條粉紅色的絲巾，配戴著珍珠耳環，不論從任何角度看她，都是令人心儀的資深氣質美女，難怪眾人封她是「翠柏之花」。

可是，公認的美女，為什麼一直單身呢？

原來她曾是一位京劇名伶，沒受過多少教育，為了「練功夫」，她沒有快樂的童年，少女時代也沒有美麗的戀情，一路走來，愛情與婚

姻全是空白，她只有舞台。

生涯有限，歲月帶走了她的舞台與青春，當她走入暮年，將房屋出售後，便住進安養中心。有一天，她夜半失足摔倒在地，爬不起身，她利用手邊的拐杖敲打牆壁，驚動隔壁的老先生，幫忙按急救鈴。事後，兩人有了互動，也很談得來。

一年後，他們兩人宣布同居，遷到夫妻同住的別墅去。她在電話中說：「到了七老八十才找到『真愛』，有個老伴在身邊真好！」電話中傳來滿溢的幸福。

不料，言猶在耳，她卻一個人悄悄地搬回單人房。原來男方與太太並未正式辦理離婚，她成了第三者。對方的太太知情後，帶領了大批人馬，將他們布置優雅的三房兩廳全部砸毀，當場就將老先生押上車接回家，聽說全家移民美國，從此老先生音訊斷絕，完全消失了。

時間是最好的治療，她從受傷的感情中，慢慢走了出來。但沒多久竟然罹患了胃癌，糖尿病也同時找上她。

她的人生故事恍若一夢，我衷心希望夢醒後，她仍能勇敢地再站起來。

快速消失的記憶

那天晚上，當我倒完垃圾經過安養中心大廳，準備回房睡覺時，在走廊上，突然聽見微弱的呼救聲。我循聲趕去，所幸房門沒關，衝進去，房裡一片漆黑，開燈後看清楚，是穿著單薄睡衣的老大姐，跌倒在她床前地板上，輪椅正壓著她的上身和雙腿，動彈不得。

我立刻移開輪椅，並試著把她抱到床上，但是她又胖又重，我用盡全身力氣，試了好幾次都告失敗。正預備按急救鈴，叫值班的警衛先生來幫忙，她卻突然抱緊我的雙腿不放：「不要！不要！我不要男人抱我！」

天啊！在這樣危急的時候，她卻還堅持「男女授受不親」？我想到隔幾間住的一位鄰居，雖然她也是老人，但她算是老人中的年輕人，

曾經當過助產士，至今還擔任台大醫院的志工，我立刻找她來幫忙，倆人合力將老大姐抱上床，用熱水袋為她保溫，蓋上棉被看著老大姐安然睡去，我倆才悄悄離開。

但當我回房躺在床上，手臂有些痛，到了第二天早晨，疼痛更烈。幾年前，我曾患五十肩，病中不能拿筷子吃飯，不能梳頭，不能刷牙，痛苦萬分。難道舊病又復發了嗎？心中不免緊張。「助產士」知道後，特別陪我去看醫師，服藥、打針、貼藥膏，半個月後，右臂不痛不癢，也能活動，一掃心中陰霾。

之後，我惦念著那位摔跤的老大姐，特去敲門拜訪，看她安詳的坐在椅子上，我上前問候：「妳好嗎？沒事了吧？」

她睜著一雙呆滯無神的眼睛，盯著我問：「妳是誰？我不認識妳。」頓時，我心中湧起一股辛酸，不久前，她人前人後還口口聲聲對別人說，我是她的「救命恩人」，然而，僅僅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她已經完全不認識我了。癡呆症老人的病情，是如此快速的退化，真是始料未及……

啊！又忘了

安養中心最熱鬧的時刻，就是餐廳還沒開門的前一刻，老人們都聚集在餐廳前，等候吃飯。我喜歡提前十分鐘到，趁這個時間，才有機會和大姐們談天問好。那天，餐廳開門時，唯獨有位大姐反道而行，往回走。

我不解的問：「發生什麼事嗎？」

她張大嘴巴給我看：「我忘了戴假牙，怎麼吃飯？」

有天，我經過這位大姐的房門，她哭喪著臉跟我說：「已經洗三次了，還是忘了放肥皂粉，所以洗了又再洗。」

我說：「洗衣機前面不是有你女兒用好大的紙拿毛筆寫著：洗衣時不要忘記放肥皂粉，幾個大字嗎？」那位大姐說：「可我的注意力，

全放在洗衣機按鈕上，所以忘了看那張紙，就忘了放肥皂粉。」

老人家如此忘性無傷大雅，最離譜的一次是，某天午飯時間，廣播了好幾次，卻沒看見坐第六桌的老先生到餐廳，服務小姐趕忙到他房間去探望，推門一看，電視開著，電鍋正燉著雞湯，但老先生卻躺在地上不動，她嚇得立刻按急救鈴，醫生、護士都趕來了。

老先生清醒後，說：「醫生規定每天早上要服用降血壓藥，我應該吃了，但正巧來電話，接了電話，一時『忘了』，以為沒吃，就又服用一次，過了一會兒想想，又覺得好像沒有服用，趕忙再吃，不知不覺中，就不知道天南地北了。」

知道原因後，大家都笑翻了，見面時都會消遣他一句：「自殺第一名！」

「我才捨不得死呢。」

「那當然，捨不得我們這一群難兄難弟？」

他摸著鬍子：「不是，不是，是捨不得那鍋雞湯。」

彩色的老年

迎面走來一位似曾相識的老人，但他長至胸前的大鬍鬚，修剪一淨，瞬間年輕了二、三十歲。我盯住他看了很久，忍不住開口：「請問你是……？」他馬上接口：「我知道，你想問的是誰，他是我老爸啦！」

「啊，你一定是朱士熊老先生的兒子吧！」

他點點頭說：「是的，我出門常被『誤認』，你不是第一個人了。」

「真像，世界上孿生兄弟也不會如此相似吧？你簡直就是你老爸的翻版。」我哈哈大笑說。

說曹操曹操到，朱士熊已經出現眼前，原來父子約好要去喝咖啡。

朱士熊先生，曾擔任中華民國駐聯合國代表團祕書，精通英俄語。他的專長是研究俄文，他深入俄國人文世界，與俄國有深厚的感情，

著有四十萬字的《我與老俄》一書，若是現在的話，一定是銷售榜上的冠軍吧？

朱先生退休後，隱居山上的翠柏老人安養中心，仍有很多不遠千里，登門向他求教俄文的學生，我經過教室時，經常看見全場座無虛席。

他也曾參加過電視台《五燈獎》節目演出，榮獲冠軍，他的丰采風靡整個安養中心。

由於他的老伴雙腿患有關節炎，我常常看見他推著太太坐的輪椅，清晨、黃昏在山道上散步，有時，甚至背著老伴走路。

我說：「你們好像韓劇裡的愛情片，劇中的年輕男主角，背著想追求的女孩子走路。」

他笑著解釋：「有些叢林花圃輪椅不便靠近，所以我背著老伴，讓她可以仔細欣賞。」

看他倆時而低首交談，溫柔纏綿，年輕人習見的愛情交流，在老年的他們身上復生了。

朱士熊教學時認真嚴肅，高歌時奔放開朗，對老伴的柔情似水，對兒子的父愛洋溢，誰說老人的生活是灰色的？朱士熊的老年一樣是多彩繽紛！

我心中的俠女

翠柏老人安養中心居住五百多位老人，臥虎藏龍大有人在，她是其中最令我敬佩的人！

居住在夫婦別墅的她，和王永慶先生一樣，僅是小學畢業，雖然沒有過人的學歷，可是她的人生卻是多采多姿。

她年輕時曾經創設縫紉班，學徒滿天下，後來又投入完全不同的領域，跨上舞台，擔任話劇的女主角，走遍大小鄉鎮，百餘場的演出，轟轟烈烈，紅極一時。

她住進老人安養中心後，並沒有停下腳步享清福。她創設國劇社，讓喜好國劇的老人，找到精神寄託；她看見元極跳舞班不夠理想，不顧他人閒言閒語，帶領一批學舞者，另起爐灶，改善得有聲有色。她

的領導能力，無懈可擊！

她丈夫曾任職於中廣花蓮台台長，有兩個兒子，家庭可說十分美滿。高齡八十多歲時，她執筆書寫《奶奶的回憶》，完成曲折離奇經歷的自傳。

有一天，她神祕兮兮的拿出一張小小卡片遞給我看，上面寫著：「基於您的偉大愛心，上蒼將祝福您，長壽無疆。」原來是器官捐贈同意卡。她說：「我年紀已大，器官衰弱不能貢獻給需要的人，但至少可以供給醫學研究。」

這位我心目中的俠女，她的名字就叫——李俠。